

扫码品读
写点生活

【写一点生活,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】

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。”黄梅时节,写景写情写人物。

暑假即将开始,“神兽”已经出笼,感慨万千。欢迎继续投送美文、随想至“小时新闻·写点生活”。

梅子熟时梅童来

□周 苗

烟雨江南的初夏,端的是好时节,枇杷黄、杨梅红,连东海深处的鱼,也应时而至,来赴这一场舌尖上的聚会。梅童,真是风雅,它懂得在霏霏细雨中踏波而来,一群群,如吟唱“梅子黄时家家雨”的诗人,让人情牵梦萦、失魂落魄。

梅童,朱口金鳞,头大身小,仿佛动画片中的“大头儿子”,长得童稚可爱。刚出水的梅童,金光闪烁,灿烂无比,捧在手掌,好像托着块金子,不舍得放下。都说石首鱼七兄弟,个个都是帅哥,但论样貌,都不及老么梅童讨人欢喜。

梅童鱼,眼宜小、头宜大,才会为食客们所推崇。眼睛虽小,但黑亮有神,透着股劲头;头大,溜圆,虎头虎头,有些憨态。渔民们对梅童有特殊的偏爱,“细眼梅童”“大头梅童”,叫得很是欢乐,像是呼唤年幼的儿孙或是家中的宠物。仿佛不用这些个昵称,就无法表达对梅童鱼的钟爱。

尽管石首鱼七兄弟中的好几个已经赘入豪门,受权贵们追捧,身价不菲,但对于老百姓来说,梅童才是贴近生活的日常肴。早前,因保存不易,梅童价格极为低廉,民国《营口县志》就说:“惟肉细易饬,故价值最廉。”每到张网船拢岸,人们花上三三元,挑十来条梅童,浇几勺雪菜汁,清炖就是绝佳的下酒菜。一碗老酒,一盘梅童,简简单单,就能吃出个神清气爽,心满意得。

时下,海产不如以前丰富,连带着梅童也身价大涨,让人不能轻易染指。有一年,几个外地朋友来访,安排在一家不常去的餐馆就餐。临时有事,我晚到了一会,发现点的清蒸梅童全是“李鬼”,立马跟老板交涉,他自知理亏,推说是服务员弄错了,说了很多好话,才免于被投诉吃苦头。

梅鱼和梅童,虽仅一字之别,但在识货者眼里,两者的长相、口味及价格差得远了。梅鱼肉紧实,红烧味道不错,但不宜清蒸,因它缺乏梅童鱼的那股鲜甜味。外形上,梅童小巧玲珑,金光耀眼的很是养眼,梅鱼则要逊色几分。再说价格,几十元一斤的梅童已属普通,那些个大壮硕的已近百元,足令马大嫂们惊呼,否则人家饭店老板也不会以梅鱼来顶替了。

梅童鱼极鲜嫩,几乎无法用筷子夹起,人们只能匙箸齐用,整条扒拉到碗里。老食客们说,只要领略过梅童鱼的细嫩,黄鱼就只能归作粗犷和下等了。岛上方言以“坚决”(音)来形容鱼肉有嚼劲,鲜嫩则以“飘”来表述,印象中能当得起飘的似乎仅有虾潺与梅童。但梅童与虾潺略有不同,虾潺肉嫩如水,梅童则甘腴适口,喉间有丝丝甜意泛起。但这些舌尖上的细微差异,恐怕资深老饕才能够体会吧。

前人以“新妇啼”来形容梅童的嫩。乾隆《马巷厅志》云:“石首……其小者为黄梅,俗号大头丁,又曰新妇啼,以难烹调,过烂则釜无全鱼。”新媳妇过门,洗手做羹汤,想藉此展示一番操持家务的本领,哪曾想梅童鱼难以伺候,火候一过,碎成了一锅鱼糜,令新妇很是懊恼。

以前一直不解,梅童鱼缘何得名,梅乃极为风雅的字,童则有幼小之意,单从字面上看,绝非一般的渔民所能为。近览古籍《山堂肆考》,中有一说“或云梅熟鱼来,故名。”梅子熟,梅童来,仿佛古时恋人情深意笃的盟誓,“安居长江尾”“君自海上来”,读来令人神往。

《象山县志》另有一说云:“石首小者梅童,亦呼梅头,出梅山洋,土人以槐豆花卜其多寡。”梅山洋,处象山、六横岛附近,海产素称富饶,所产鳊鱼享有盛名,梅童鱼以此得名倒也妥当。

明冯时可《雨航杂录》书中录有一则奇闻,称某些地方以槐豆花来预测梅童鱼况,“鰕,即石首鱼也。……最小者名梅首,又名梅童,其次名春来。土人以槐豆花卜其多寡,槐豆花繁,则鱼盛。”

槐豆花即槐树,夏初开花,所结果实如佛珠。当槐树花开,梅童鱼也正当上市之时,人们认为两者之间有种神秘的关联,槐树花开得越茂盛,渔民捕获到的梅童鱼也就越多,反之亦然。清代上海人秦荣光作《竹枝词》,中有“花占槐豆盛迎梅”句,即是言此。此说不知有何依据。今人揣测这是民间流传的古老巫术——梅童鱼头上有细小的孔洞,宛如槐豆花大小,且两者同时而出,由此引发了人们奇幻的联想。

《海错图》中绘有“黄霉鱼”,或许就是梅童,“海中有一种黄霉鱼,形虽似石首而小,四季皆有。一二寸长即有子,盖小种也。……闽人云:黄霉不是黄鱼种,带柳不是带鱼儿。”吾乡也有类似渔谚,曰“梅童不是黄鱼种,鳊鱼不是婆子生。”闽浙相隔千里,渔谚语竟会如此类同,让人不禁怀疑:海水潮流相通,渔俗文化亦是相通。

据说梅童鱼富含磷质,是补脑妙品,适合儿童食用。有没有功效我不知道,但新鲜的梅童在夜色里能发出磷光倒是事实。有一年上夜班回家,猛地瞥见不远处墙角有白光莹莹,心头大怖,以为是乡间传说的“勾(鬼)灯笼”,一时头皮发麻,脚底如灌了混凝土迈不开腿了。待鼓起勇气,慢慢趋近,才发现是一堆丢弃的梅童鱼头。不知是哪个冒失鬼胡乱所扔,真真害人不浅。

设若梅雨是女郎

□袁 玺

普通的雨季,却有一个好听的名字“梅雨”。每年农历五月初旬前后,江南便进入了持续的梅雨季。虽此梅非彼霉,梅雨季实际上还是返潮发霉的。小时候,一进入梅雨季,家中地面湿漉漉的,家具上甚或会长出一层绿绿的花来,衣服、抹布上呢?会长出细细、黑黑的小霉点,人们大门紧闭,甚至于不敢开窗,怕潮气进来,于是室内就更加闷热了。这样的事情今天听来,更像是天方夜谭。

梅雨名字由来无从考证,或许是和梅子有关,又或者是和杨梅有关,我们本地人称梅雨为“杨梅大水”。有这样动听的名字,那么这位雨神想必就是女性了。《西游记》中有雷公、电母、风伯、雨师,其他几位性别明朗,只有雨师性别不详,在管理职能上还存在着重复和交叉,比如龙王也是可以客串雨师的角色。

设若梅雨是女郎,那一定是千面女郎。清晨还阴沉沉的,转瞬电闪雷鸣,轰天的巨雷,利剑般的闪。追随着雷公电母,风伯也前来助阵。风雨无情地掀翻了行人的雨伞,打湿了行人的衣裳。那一定是憋屈许久之后,在宣泄心中怒火,酣畅淋漓。

梅雨也是温柔的,如同恋爱中的情人。一连几日的细雨霏霏,体贴地驱散了前段时间骄阳的肆虐,霏霏的淡烟笼着石榴花的残红,丝丝的疏雨润着青青的雏果。如果有耐心,大可以惬意地坐在阳台上,一边慢慢喝茶,一边静静地欣赏雨打芭蕉,听着花与雨的窃窃私语,看桥上撑着伞欣赏风景的人……

梅雨是任性的,她从不听从人们的召唤和掌控,兴头上来了,哪管地面洪水滔天。今年入梅以来,本地居民频频接到地质自然灾害的预警。小时候经常见到六月里曹娥江发大水,我们还赶去看热闹。现在人们筑起了高大的城市防洪堤,兼具绿化景观带功能,棚户区、仓库早就迁移改造,梅雨带来的不便,影响越来越小。

然而,梅雨还是不可或缺的。梅雨可以给水库带来水量。有些年份因为是空梅,也会给大家带来不便。

雨不停下,多有抱怨之意,然同事在朋友圈发表感言:“雨会停,天会晴,最美的不是下雨天,而是下雨天努力工作时的我们。”诚哉斯言,后生可畏!

我对蛙的愧疚

□卢炳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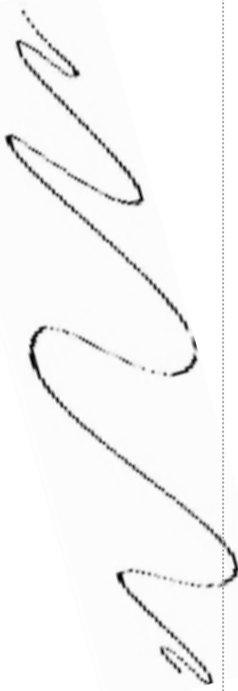
江南梅雨,黏黏糊糊像瓶浆糊,黏贴人的衣裤,扔不掉撕不开。我唯一的灵感就是趁雨停歇的片刻,赶紧从车库里取出钓鱼工具,蹬上自行车,向小区东侧的潜山港而去。

河边的柳树枝垂头近水。在呱呱的蛙鸣声中,我凭经验判断,河边上的草丛里准有鲫鱼藏匿其中。于是在河岸边布下了钓竿和鱼饵,一边静观其变,一边欣赏着蛙在雨后清澈的河水中的跃动。忽然,鱼漂一个有力的下顿,这个信号告诉我:中鱼了!事不宜迟,我迅即提竿刺鱼,一条200克左右的鲫鱼跃出水面。我毫不犹豫牵鱼至身边,左手执抄网入水,擒拿鲫鱼。

几乎是与此同时,两只青蛙从河草里蹦达出来,它们的动态似乎是在问我:为什么将鲫鱼钓获?难道是自己的蛙声,出卖了原先同藏一处的朋友?两只青蛙竟然跳跃到我的钓椅旁,没有一点恐惧感,昂起头瞪着一双大眼睛,在向我示威。

此刻,我又重新挂饵扬竿下钩,没有去理会这两只青蛙的抗议,但我内心还是有些愧疚,毕竟是蛙声提醒了我这里有鲫鱼的踪迹,而使它们失去了玩伴。青蛙这时也许是读懂了我的心声,也不再向我讨伐,伸出四肢,蹬腿向河中游去。

梅雨时歇时下,是没有准星的。等到我又钓起一条鲫鱼时,丝蒙蒙的细雨又重新挂簾了。河边又重新响起了蛙声。绵长的梅雨,编织着我雨中垂钓的故事。同样绵长。



我们新开了一个社群,叫【写点生活】,这也是我们深耕了30多年的副刊《晚潮》的线上互动社群。

在这里,我们会看到更轻松、更随意的表达。

关于生活,你想说点什么、写点什么,请随时掏出手机,按以下方式发给我们。

- 进入途径:
1. 扫码右方的二维码,点击右上角的“打开”,下载“小时新闻”客户端;
 2. 在首页下面找到“帮帮团”;
 3. 进入“写点生活”社群。加关注。在右下角的“我要发帖”发表文、图。

歌手毛不易
邀您写点生活